



HOME
首页

COMMUNITY
社会

LEARNING
学术

CULTURE
人文

IDEA
思想

BBS
中国收藏家论坛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 >> 学科建设 >> 正文



交流中的理解与误解——记第9届世界符号学大会

符号以及符号问题，可以说几乎和人类文明的意义相等。人们自古就对符号及其意义有着好奇，并进行着探索。作为相对独立的学问，符号学（semiotics或 semiology），一门研究符号的生成与理解的学科，其历史仅一百年左右。符号学在进行大量实际的研究探索的时候，在理论研究领域却存在明显的停滞状态。近期，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百年大厅里，第9届世界符号学大会正式开幕了。全世界500多名符号学家、符号学学者和爱好者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当今世界符号学的发展。

当今世界符号学的研究重心与动态

大会收到的近600篇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别：理论研究、符号学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实践研究以及对著名符号学家的研究。每个类别下又有许多次一级研究方向或视角，例如：（1）理论研究：逻辑、逻辑符号学、解释学、话语分析、符号伦理学、存在符号学等；（2）不同领域的实践：声学、音乐、城市之间的交流和误解、视觉艺术、性别、社会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神经符号学、文化与身份、思维理论的进化、医疗护理中的符号学、城市空间、生物符号学及应用、实用主义符号概念和艺术、交流模式——地图和地图集、美学与艺术、广告与营销战略、肢体语言（沉默、手势等）、作为文化展现的自然——艺术、神话和民俗中的动物和风景、音乐叙事理论、流行音乐、媒体和新闻传播、媒体：理论和分析、时尚、设计、文学中的误解和文学的误解、翻译、先锋艺术、交际学、技术：人机对话和信息系统、经济与法制、芬兰语区符号学现状、物质世界的伦理、符号学中的女性、中西比较符号学、书写今日的符号学、21世纪符号学的教学等；（3）有关著名符号学家的研究：皮尔斯、艾柯、维特根斯坦、洛特曼、列维-斯特劳斯特等。

从论文的数量分布看，理论性的论文有112篇，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文比例大约是1:5。按符号学所在的各个领域，数量居多的是：音乐符号学方面的论文有47篇，语言文学类45篇，影视方面35篇，建筑和城市及空间研究方面31篇、心理研究16篇，现代科技和网络20篇，政治类13篇，其他方面如媒体研究、戏剧、种族、时尚也有每种10篇左右的规模。

全体代表会议的主要发言人的发言依次是：巴黎大学安·荷诺教授的“理解，误解：符号学的格局重组”、爱沙尼亚的扬·卡普林斯基的“人类交流的两种方式”、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库孔能讲师的“作为芬兰文化中的符号和符号系统的芬兰探戈——乡愁，欣喜和悲伤的符号过程”、现任协会副主席、资深符号学家李幼蒸教授的“符号学与古代历史——对历史话语构成的再思考”、赫尔辛基大学校长宁尼罗托教授的“芬兰的学术哲学和文化哲学”、现任协会主席、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塔拉斯蒂的“自由和必要——符号和交流的存在主义基础”、来自俄罗斯的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尤里·特斯万教授的“综合到多种媒体——林茨巴赫的古老符号幻想在数字时代的体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维容的“交流理论中的符号学”。大会主题发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今符号学的动态。

国际符号学大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跨学科是符号学引以自豪的特点，可同时也是让它陷入迷惘的原因。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每个符号的“能指/所指”关系都是在整个系统中获得的，那么在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体系中，符号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当我们审视符号学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大量的实际的研究探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符号学理论领域毫无疑问存在的明显的停滞状态。我们把现在的符

---请选择---

最新一期精选 >>更多

- “欧元之父”蒙代尔：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趋势
- 利益平衡目标下的司法公正如何可能？
- 吕思勉：博通周瞻，质朴恬淡
- 保留文明死亡的痕迹
- 把哲学转化为生活方式

国内外科研动态 >>更多

- 同济大学举办第四届作家周活动
- 罗银胜传记新品签售会将在上海书城举行
- 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首届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大举行
- 山东省应用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揭牌

号学的状况同上个世纪的初期相比时，就会发现符号学理论似乎面临着更大的障碍。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各个流派各行其是，他们不仅方法不同，基本理念也不同，有时甚至找不到共同点。符号学大家钱德勒（Daniel Chandler），《符号学入门》（Semiotics for Beginners）的作者，告诫读者：将来你们要用符号学里的术语，记住要讲清楚你的术语是按谁的解释去理解。基本语汇都不同，就更不要谈去达成共识构建理论了。有的流派因为创始人去世而不了了之。核心理论发展滞后，而各专业门类的符号学（法律、广告、电影、音乐等）却发展迅速。这些“怪现状”的确让人对符号学的本质，或它是否具有科学本质产生了怀疑。

此外，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符号学研究还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如果人文科学的其他众多学科可以无视符号学的存在而照样前进，说明符号学的作用和影响还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符号的社会性问题、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符号学话语的统一和精确性问题是未来这个领域的重要的问题。

学术思想传递中有许多“不确定的连接”

大会的主题是交流中的理解和误解。从数百篇论文中就可以看出不少学者就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理解与误解现象发表了看法。但大会主办方的用意似乎更深一层。从巴黎大学安·荷诺教授的题为“理解，误解：符号学的格局重组”的主题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就整个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中的理解和误解展开讨论。她认为，在整个符号学的演变过程中，从一个符号学家到另一个符号学家（如从索绪尔到叶姆斯列夫再到格雷玛斯），学术思想的传递中有着许多的“不确定的连接”，表现在误译、错误的诠释甚至小规模的反叛上。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重新审视目前符号学研究中的复杂性，把这个领域从“现象学思路的陷阱”中解脱出来。今天的符号学已经存在着危险，那就是各个学者之间的误解已经比较严重。要把这些关系理顺，还是要回到对意义（meaning）的根本研究上来。

的确，在符号学领域，在整个国际符号学界，不光存在着误解，甚至存在着对立。符号学历史上形成了分别以索绪尔和皮尔斯为鼻祖的两大主要派别，他们之间在理念上各执一词，互不买账，已经让人们看到这个以科学性标榜自己的领域不讲科学的一面。双方均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真理，对方的是谬误。熟悉索绪尔的就熟悉皮尔斯，反过来也是一样。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符号现象（不知深陷其中的符号学家意识到没有），但它对符号学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国际符号学的主要期刊《符号学研究》的主编、资深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就说过：几乎所有给他的期刊撰稿的人，一方面在立场的选择上有所不同，有的是沿着洛克——皮尔斯——莫里斯的思路走，有的是跟着索绪尔，还有的是随从米德，另一方面在概念的使用上都多多少少加入了个人色彩。上述所谓传统的符号学在众多的追随者和背叛者的作用下波动起伏，最终实在是难以形成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符号理论”的东西。至于符号学的第三个派别，艾柯的折中派，也被人认为是索绪尔派和皮尔斯派的“拉郎配”（a forced marriage）。

此次大会的确能够让全世界的符号学者更加充分地意识到符号学研究中存在的误解问题。除了理念上的差异外，语言不通也是世界符号学者不能彻底交流的一个障碍。有些圆桌会议几乎是西班牙语区的代表的内部会议，语言只用西班牙语，无形中把相当多的其他代表挡在了门外。

符号学研究需要中国的参与

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有的以灿烂的古代文明闻名的大国，理应是符号学思想和研究素材的宝库。但从国际符号学发展的过去几十年看，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里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由于20世纪中国国内先是战乱后是相对封闭，西方的符号学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一直到“文革”结束基本是个陌生的东西。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缺乏沟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新生，对西方的符号学也是从引进消化，发展到了研究并创新的境地。西方符号学界也逐渐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意识到，没有中国这一东方文明的大国的参与，符号学研究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

在以往的国际符号学协会大会上，虽说有中国代表，但也是零零星星以个人身份参加。但此次芬兰大会有了突破。在中国资深符号学学者、旅居海外现任国际符号学协会

副主席的李幼蒸教授的鼎力相助下，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四位学者以团队的形式出席了大会。国际符号学协会的领导层对中国团队的到来十分重视。主席塔拉斯蒂教授、副主席佩特莉教授和李幼蒸教授、秘书长喀戈教授同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兼南师大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所长张杰教授率领的中方学者见面。双方就世界和中国的符号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交流，并商定2008年10月在中国南京联合举办国际符号学研讨会。

6月13日可以说是整个大会的中国日。在这一天，现任协会副主席、资深符号学家李幼蒸教授对大会全体与会者作了题为“符号学与古代历史——对历史话语构成的再思考”(Semiotics and Ancient History——Rethinking the Composition of Historical Discourse)的报告。报告从今天符号学的危机——符号学的身份问题入手，指出这一认识论上的危机可以通过普通符号学同古代历史研究的理论相结合来化解，这样，历史的编写、历史研究理论和符号学认识论三者成互动的态势，给所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模式。由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主持的圆桌会议以“中西符号学比较”为主题，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八位中国学者就不同的研究课题用英语进行了发言。张杰教授首先发言，他深入比较研究了前苏联三位符号学巨人(巴赫金、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的理论。辛斌教授的新闻报道中的互文性研究、顾嘉祖教授的模因论介绍和季海宏讲师的中国人思维意识中的符号因素探讨均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兴趣与热烈的议论。此外，中国大陆还有来自其他大学的周祯祥、沈海燕、李永铭等学者。中国台湾地区与会者有台湾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中外文学》主编蔡秀枝副教授以及致理技术学院蔡渊辉和德霖技术学院陈相如等学者。他们就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概念联系、佛学、墨子、对A Song of the Sad Coffee Shop的分析、商业决策中的新儒学结构等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历届世界符号学大会议题回顾

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C. S. 皮尔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别建立了自己对符号的学术理论，一般被学术界认为是符号学的发端。20世纪60年代，法国人巴特的《符号学原理》的出版，才使符号学拥有了真正的国际地位。1969年，国际符号学协会成立。之后，共举办了九届大会。

第1届，1974年，意大利米兰。会议主题：纵览符号学(A Semiotic Landscape)。著名符号学家艾柯在会上给符号学的全世界同仁“布置”了根本而且具有历史性的任务：我们不仅要研究这门学科的现状，也要研究1)它是否有存在的权利，2)它的历史，3)有无可能为这个学科提供一个统一的方法论和目标。

第2届，1979年，奥地利维也纳。会议主题：符号学拓展(Semiotics Unfolding)。在这次大会上，上届由艾柯提出的任务继续被讨论着。大会试图从各个方面提出对符号学的不同理解。众多的讨论话题最后都归结到一个：“符号学能统一吗？”

第3届，1984年，意大利帕列摩。会议主题：符号学理论和实践(Semiotic Theory and Practice)。除了对符号学的定义，或者是再定义的讨论外，大会还探讨了符号学的四个领域：理论符号学、符号学及其历史、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符号学和社会科学。

第4届，1989年，西班牙佩皮哥南和巴塞罗那。大会主题是：人类的符号(Signs of Humanity)。由于人类的文化的发展，甚至文化本身的意义都在变化，以及新的通讯形式产生了新的符号，这些都给符号学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第5届，199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会议主题是“世界范围的符号学：多样性中的综合”(Semiotics Around the World: Synthesis in Diversity)。虽然对于多样性这个概念，会议上就有不同的理解，但会议仍然认为“会议的主题就反映除了符号学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众多的不同不是意味着对这个学科的肢解，而是整体的加强”。

第6届，1997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会议主题——符号学：自然和文化的纽带(Semiotics Bridging Nature and Culture)。符号学在科学和文化两大领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是毫无疑问的。它的符号理论将使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交流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等有了对话的基础。

第7届，1999年，德国德累斯顿。会议主题是：复杂系统中的符号过程(Sign

Processes in Complex Systems)。大会第一次把符号学和复杂系统的关系放在一起研究，包括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现象学、话语分析、心理学等。

第8届，2004年，法国里昂。主题是“世界的符号：文化交互和全球化”（Signs of the World: Interculturality and Globalization）。21世纪的世界变幻莫测，在地缘政治上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上都给符号学家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他们更新观念和分析工具，并且使世界上的各种不同文化能够彼此有更多的沟通。从前八届世界符号学协会的大会议题来看，从第一届到第五届，会议主题主要反映出符号学在自我生成发展过程中的跨学科的特点。从第六届开始出现一种倾向，即向公众和其他学科展示符号学同目前所处时代的关系，并且旨在应付当前时代提出的挑战。这个也将成为将来大会的基调。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季海宏

往期报纸 << 更多



社科报动态 | 人员概况

投稿邮箱 | 广告业务

友情链接



Tel. + 86 - 21 - 59575000 59568566 59568200
网站内容归上海社会科学院版权所有
沪ICP备05018181号



沪ICP备
05042248

网站地图

关于我们